

周至柔上將與我（下）

王 道

（本文插圖刊第6、47、48頁）

異予新命，誠惶誠恐

民國四十七年八月八日，我被任命為臺灣省新聞處長，這也是我想像不到的事。

那時我正在國防大學受訓，周主席突然來電要我即去臺中一見，我晉謁時，他告訴我已發表我任省政府新聞處長。當時我很愕然，我立即向他報告說：「我是否可以不作新聞處長？」他立即問我何以故？

我答：「我在山西對日抗戰時曾兼二縣縣長，對民政我較熟悉。在湖北省我曾作過警保處長，我對警政亦小有經驗，抗戰勝利後我曾負責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武漢分處處長，對社會服務亦有若干認識，惟獨對新聞工作與新聞界接觸較少，恐不能勝任。又當出版法剛才通過，這個職位要立即執行出版法，在這言論自由的民主時代，執行此法時過與不及，對國家形象都有重大關係。況且我又任主席與省政的發言人，一字之差，於公於私均有愧疚！」

當時他堅定地說：「既然發佈了，就請你努力做去罷！我相信你會勝任愉快。」如是，我就

這樣誠惶誠恐地就任臺灣省新聞處長，以服務本省大眾傳播事業了。

八七水災，擎天一柱

在我任期內協調新聞界對省政的報導配合得相當圓滿，無論在議會或在民間因傳播的溝通，尤其是八七水災以後，以周主席的雄才大略，大刀闊斧，很快地重建了災區，重整溫馨的家園，使國內外對周主席的施政能力都賦予極高的評價。

前時時八月廿三日韋恩颶風過境，使澎湖、雲林、嘉義、彰化等地區，蒙受了嚴重的損失，舉國軍民與政府均以全力救災與重建。人類是健忘的，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七颶風過境時，在臺灣中部所造成災害比八二三韋恩颶風災害嚴重得太多了，鐵路橋樑沖斷了，公路橋樑沖斷了，公路路面沖走了，堤防沖垮了，農田表面被水沖走了，只剩下碎石一片，彰化縣城及若干村落成廢墟一片，真是滿目瘡痍，以今天的臺幣計算，其損失高達千億以上那樣慘痛的災害情景，非身歷其境不易想像於萬一。政府在那時不如現在的富裕，民衆也沒有現在富裕，可以大量解囊相助，省

政經費主要來源是依靠烟酒公賣。經過這次大災害後，人民的購買力減少了，公賣利益也隨着減低了，省政府經費的來源也減少了。這樣龐大的救災與復建工作的經費來源在那裏？真是捉襟見肘，好在周主席曾任參謀總長，軍中聲望崇隆，協調國防部發動軍工協助重建工作，一年以後當重建完成時，不僅是恢復舊觀，而是進一步的創新和進步。橋樑、堤防加寬加高了，公路加寬了，農舍創新了，工程品質都提高了。撫今追昔，那時在克難中救災，重建，在重建中進步，周主席的擊劃與領導是具有絕對影響的。

略盡棉薄，服務傳播

在周主席任內，他與我國新聞界相處是非常圓融的，中間雖有一極小不愉快事件，事實勝於雄辯，如大洋中一洩細泡時間就過去了。

周主席任內，我國工業尚未發展，大眾傳播界廣告收入微薄，民營報紙奮鬥掙扎極為艱苦，我建議主席將全省各重要單位的公告費增加並統一支配；使我國民營報紙每月可獲一筆較大的固定公告刊登費的收入，這不僅可使省政舉措與省

民溝通，各民營報紙亦可藉此收入以資挹注，我記得那時對徵信新聞（後改為中國時報）、聯合報省政公告費每月各四萬元，公論報、大華晚報、民族晚報、自立晚報每月各三萬元，在現在看起那筆錢真是杯水車薪，但是那時購買力與現在相較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比如那時臺北市中和鄉的地價每坪僅十餘元就可以想見。此外，對外縣十個報紙，比如花蓮的更生報等，幫助他們向銀行貸款，雖數字不高，但是其助力甚大。對優良定期刊物每年編列預算，分別給予獎勵；此寥寥者對於我國民營報刊的鼓勵在那時雪中送炭，不能說不是盡了若干扶助的心意與微薄力量。

元首訪華，分贈錄影

周主席任內，我國外交甚為活絡，前後有美國總統艾森豪、伊朗國王巴拉維、約旦國王胡笙、菲律賓總統加西亞訪問中華民國。

那時我國能夠給外國元首看的東西不多，人民的生活水準甚低，能夠給他們看的祇有我國的土地改革的成果，以及臺中霧峯的我國故宮博物院的國寶，那時的故宮博物院的建築遠不如今日臺北外雙溪的院址巍然壯麗。接待他們時大都在省府範圍，甚至部份國宴也在省政府舉行，安全與新聞發佈都是最重要的事。

周主席有一次問我，這些國賓的蒞止，我們應該送一點甚麼禮品給他們？我想了一會，答覆他：「我國土地改革成功的模式，請他們帶回去，是最好的禮品，這對於菲律賓、約旦、伊朗都是有用的。其次是將他們在華行動的錄影送一整

副的拷貝給他們，以作永念。不知適當不適當？」周先生非常贊同。那時，世界各國電視尚不普遍，我國尚無電視。我即命臺灣製片廠廠長龍芳兄率部跟踪拍攝國王或總統訪華的紀錄片，那時臺灣交通並不如目前的方便和快速，臺北到高雄經常需七小時到八小時，又無航空班機。如果外國元首當日在高雄的行動，當天夜晚就要在高雄行館放映給他們看，其間爭取時間的緊張真如打仗的一樣的爭取每一分鐘每一秒鐘，想盡一切方法達成任務。每次國王或總統看後均甚滿意與驚喜，臨走時他們一致強調獲得主席贈送的一捲全部訪問的紀錄片，莫不珍視萬分。

幾件小事，值得珍視

他的治事與處世有許多地方是值得後進者效法的，下面舉出幾個例子，看起來都是小事，事實上都是大事。

現任總統蔣經國先生，曾經與周先生共事，也是周先生的部下，周上將任參謀總長時，蔣先生任政治部主任，周上將任國防會議秘書長時，蔣先生任副秘書長，他們共事時間相當長，配合得極為圓滿，為國家作了許多大事。比如周上將任參謀長整理大陸撤退來臺的幾百個番號的官兵，勵行制度化時，蔣經國主任在軍中實行四大公開，以配合制度化的順利推行，國軍精壯與士氣永遠保持高揚與軍中民主之推行是有極重要的關連的。周上將任國防會議秘書長，蔣經國先生任副秘書長時，他們的配合真是天衣無縫，大的不談，僅就最小的一件事而言，比如兩局（國防計

劃局，國家安全局）簽上來的公文，經過組長轉呈副秘書長、秘書長時，蔣副秘書長如不表示意見時，僅僅在組長圖章旁邊用毛筆寫上小小的蔣經國三個字，從這一點小事情看，就可以看出蔣先生對長官的敬重，周上將對蔣先生所處理的事務也絕對授權，彼此相處，水乳相融。

周先生是提倡高爾夫的，當蔣經國先生任行政院長時應臺北市的需要，擬將臺北水源地九洞的高爾夫球場改為青年公園，在改變計劃決定的前一天，蔣院長特地到周先生處看了周先生，並說明原委後才開始興工。從這一點小小行動就可以想見蔣先生的做人處世又何其週到與謙恭。

周先生自民國六十八年中風住院時蔣先生曾數度親往醫院探視慰問，這種情義是永遠保存對一位長官的崇敬與關懷，不像現在有許多人的地位一旦高于他的長官時，就把以前的關係一筆勾消了。

其次，案無積牘，周先生是真正辦到了，我在他手下工作甚久，每次到達他辦公室時，他桌上都是光光的，縱有紅卷宗，也不過是薄薄的一小堆，不僅國防會議如是，在省政府亦如是，追隨他建設空軍第一任空軍政治部主任簡傑將軍現任國民大會代表，他也嘗對我說，周先生在空軍時，他的辦公桌上絕少積牘，今日許多長官，甚至他的繼任者常常以積牘為苦，經常下班後還抱着一大堆公事回家去處理相對照，可以了解他治事的明快與其辦事的能力，因為他認為每件事，當事者應拿出辦法來，拿出主張來，分層負責，做對了是應該的，做錯他自己應負責任，這樣才

產生了責任感。他常常責備屬下的話，就是：「你如沒有辦法，沒有主張，又不負責任就不必戀棧你的位置了，理應有辦法，有主張，肯負責任的人來幹才對。」這樣，免除了當今許多推、拖、賴、騙的惡習。這也是我國今日行政上應該檢討的事。

周先生對「公」非常認真，重制度，明是非，他在總長任內製訂定期調任的制度，他任期一滿即呈請調職，絕不留戀，他認為以身作則，履行責任是應該的，在省政府主席任內五年多，政績斐然，從不在他興建的工程中留下一點自我標榜的痕跡，因為他覺得自我標榜是不合時宜的。

在省政所在地中興新村，中興會堂建築完成後，適逢植樹節，他建議會場四週多植樹木，中興新村也有計劃的綠化，在那次植樹節時他建議每位廳處長各手植一長青柏樹種在中興會堂的四週，他也種下一株，每株樹下都留下一塊小小大理石的名牌，以作永念。這些樹也漸漸長大了，可是那些小小的紀念的石塊不知那位主席的任內將它們都剷除了，相信他奠下的省政建設宏規的基石是不容易搬走的。

有三件事，永誌難忘

至公上將治事舉重若輕，對於問題抓住要點，指示疑難言簡意賅，在我記憶中，有三件事，是我的私事，也可以說是公事，因為得到了他的鼓勵與指導，其結果都相當的圓滿。

其中第一件事，民國四十九年在新聞處長任內由美國國務院邀請我訪問美國新聞傳播事業兩

個月後，深深感覺到美國雖然強盛，但是已在共黨戰法下迷惘了，如是我于民國五十二年出版「美國的迷惘」一書，倖倖獲得國際上很大的迴響，周先生對我的鼓勵特多，就在那個時候我國監察委員吳大宇先生訪問美國，特由美國寄給周主席一函，云及在美國紐約與我國學人聚餐時，名政論家賴景瑚先生也在座，大家對於這本書的立義均認為值得美國朝野檢討與反省。請周主席轉告我，設法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以擴大影響力。

我經周先生的慫恿，遍尋英文修養深湛而且擅長軍事學術的飽學之士，以遂譯這本書東西，後來蒙國防部聯絡室副主任溫哈熊先生（現任聯勤總司令）的鼎力相助，那時的主任是胡旭光先生。在繙譯時不斷地交換意見，千辛萬苦地將此書譯成英文。將譯本寄到美國重要圖書出版公司後，有兩家出版公司願意接受這本書。一是史特勞斯公司（FARRA STRAUSS），這家公司出版先總統蔣公所著「蘇俄在中國」一書，另一是哲學圖書出版公司（PHILOSOPHICAL LIBRARY），這家公司出版美國名哲學家杜威的著作。最後，我請示周先生意見後，決定由哲學圖書出版公司在紐約出版，並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出版品的編號，自一九六五年出版後，美國及加拿大各大學及重要圖書館均有典藏，我國新聞局也購買了一部份分贈美國國會議員，周先生對於此事之促成，覺得非常愉快，他認為在反共戰爭的理論體系上提供若干值得參研的內涵，這對於自由世界是有裨益的。

第二件事：一九六六年越戰正酣，那時我是

國防部四個研究越戰中越共游擊戰委員會之一，因我在抗戰時期曾任第六戰區挺進軍第一縱隊司令縱橫敵前敵後之故，我想到越南去實地看看，我將這種企圖向周先生報告時，他告訴我，你去多了解是對的，不要閉戶造車，不過你真正的身份最好是由美國學術單位出錢以游擊專家的身份請你去，或是由某大報的專欄作家的身份亦佳，這樣你更可以看得多些，也更受人重視。

於是我將出版的「美國的迷惘」英文本（AMERICA BEWILDERED）寄到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去請求資助參觀越戰，很快就獲得了同意，並以重金相酬，同時，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兄知道這個消息，蒙他厚愛聘我為該報特約撰述，將我在越南所見撰述專文在中國時報陸續發表。

那時正是越戰的高潮，美軍參戰部隊已達五十三萬人以上，韓軍也達五萬人，我到越南後，訪問美軍司令官魏摩爾將軍，越南元首阮文紹將軍，韓軍司令蔡命新將軍，越南新聞招撫部長阮保治中將，並作長談，韓軍副司令且陪我到高棉邊境參觀他們的白馬師，我前後在中國時報發表了二十三篇專文，以報導並評述越戰現況，後來美國新聞處的朋友告訴我，有關我寫的越戰文章，美國大使館（那時我們仍有邦交）都非常重視，並譯為美國國務院參研。

當我從越南返國時，周先生對我慰勉有加，鼓勵備至，因為我知道周先生是不輕易讚許人的，我覺得為自由世界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而感覺到愉快。

第三件事：他提倡高爾夫球運動是有計劃有步驟的，他認為我國已有高爾夫球場，高爾夫人口，但是沒有一本完整的用中文出版的指導高爾夫的書。他更了解高爾夫運動是工業時代來臨後，這種運動是必然會被人們接受的，而且這種運動適合國人體能、心智、定力的發揮，他也料到在世界體壇的競爭上，這種運動是有前途的，他指示我這本書中不僅祇是技術的指導，並且為提高讀者興趣起見，還要把高爾夫的歷史，掌故，甚至在我國大陸以及臺灣高爾夫的歷史，球場都要寫出來，不僅如此，在譯文方向還要「音」「義」一致，以適用於國內外。

他蒐集了將近一百餘本英國出版的，美國出版的，日本出版的高爾夫期刊及書籍交給我作為譯著的參考資料。他交給我這些資料時，向我說：「我希望你完成第一本用中文寫成的高爾夫！」與其說是希望我，不如說是指令我完成這本書，雖然這本書是遊戲之作，但是要想作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那時我從大陸上帶到臺灣的有一部一百年前英國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那時正是英國女王伊麗沙伯女王，蘇格蘭女王瑪麗喜愛高爾夫運動之時，百姓為了打高爾夫將習武甚至星期天都不進教堂了，熱愛到瘋狂的程度，內容中有關高爾夫的資料相當多。至於我國大陸上最古球場的問題，好在那時孫連仲將軍雖已高齡，但健康情況尚極良好，他是我國最早的高爾夫愛好者，也是在北平附近，營內築起我國最早球場的人。因之有關大陸上的高爾夫掌故，他是一部活字典，至於名辭譯文「音」，「義」一致的問題，在繙一百三十個高爾夫專門名辭中，因音義多能一致的緣故，到現在在報導上均已採用，且已定型，如開球的放球的小棒「CADDIE」譯為「梯」，「CADDIE」譯為桿弟，指持球桿的小弟或小妹，GREEN譯為莫嶺進洞的一塊草坪等等，這本書雖然是厚達四百頁以上的圖文綜合的一本書，但是沒有一句話是我自己講的，都是遵照周先生的指示分門別類，把世界名家的經驗，竅門，甚至一本書歸納到幾句話以介紹給讀者，迄今二十餘年這本書仍然是在中外各國高爾夫出版物中較為完整的一本。

周先生在參謀總長任內，送給重要的國內外友人的禮物就是葉醉白將軍的馬，那時葉醉白將軍原名葉錕，任職參謀本部。最近若干年來送給許多朋友的多半是這本高爾夫，以鼓勵友人「健康就是財富」。

府會融融，民主典範

周主席主持省政五年多，每年到省議會報告施政一次，甚至二次，並答覆省議員的質詢，那時省議員的人數是六十二人，除有執政黨中國國民黨黨籍者外，友黨及社會人士的省議員，如吳三連、郭國基、黃占岸、李萬居、郭雨新、李秋遠等均有相當水準。那時的議長是黃朝琴，副議長是謝東閔，黨團負責人是許金穗、蔡鴻文等。問政者的內容，有的尖銳，有的內容翔實，有的關心民情，有的關心建設，有的坦率建言，有的不着邊際超越省政範圍，每次大會都是國內第一條新聞，而且均為該時大眾傳播媒體所讚揚

與支持。

周主席每次施政報告均言之有物，他重建數字，重需要程度以排列優先程序，次第實行，也更重法治，每次答覆質詢，多言簡義賅，腳踏實地，能行就說行，不能行就說不能行，議員提數字，他比議員所說的數字更清楚，議員提理由，他比議員的理由更有理由，毫不含糊，拖泥帶水，有時嚴肅，有時輕鬆，有時幽默。例如：有一次某省議員質詢時指責政府不民主，那時他很鄭重而嚴肅地答覆那位議員說：

某某議員先生：方才你提出的問題，已經超出了地方政府議會問政的範圍，那是中央民意代表的事。我在此地答覆你這個問題，是超出了我的權責範圍，不過據我的了解你本身已經答覆這個問題了。這位議員對於這個答覆尚不滿意，再問道：我可以答覆我自己的問題？

周主席毫不猶豫而輕鬆地說：議員先生，如果政府不民主，貴議員還有機會坐在這個位子上？更那裏有機會容許你在這裏放言高論？你如果現在我國大陸上共黨統治下，請試試看？

頓時開堂的熱烈掌聲，都無言地默認了。這種強而有力，振振有聲的答覆在我耳際縈迴了廿餘年，而不能遺失。

在他在省議會的每次報告中，已將建設本省藍圖勾勒得深遠而具體，他執行徹底而篤實，比如八七風災後兵工協建從他創例，現在幾已成為模式，這不僅節省國家與民間極大的開支，節省了救災的時差，並且拉攏了政府與民間的感情與距離。比如說高雄的擴港，基隆的擴港，花蓮的

開港，加工出口區的構想，土地重劃，高速公路的建造，農村的改建，種籽的改良等等，遠見與宏規，廿餘年後仍然脈絡相承，更以他崇高的聲望饒而不捨地求善求美直使全體議員與省府之間，正如水乳相融，共同為建設臺灣復興基地而努力。

再看那時的省府預算，比之現在何啻天壤，據周主席就任後第二次提出施政報告中所提出的本省預算，包括臺北、高雄二市在內，民國四十七年度僅二十八億元新臺幣，後來再增加了二億元新臺幣亦不過三十億元，內含建設經費。現在僅臺灣省民國七十五年的預算，不包括臺北市與高雄市，就有一千五百億元之多。

在他五年餘省政工作中，在那樣的條件下，又逢八七水災那樣慘重的天災，以他克難的精神，有計劃，有步驟的作為，以他最高的智慧和最大的魄力與統馭治事的才能，憑着他的毅力和決心，與省議員的支持，不僅使臺灣由農業社會奠下了進入工業社會的門檻，也開始建設臺灣而為三民主義模範省成為建設我國大陸的最佳模式而

奠下了基礎。

大星隕落，國失重臣

周至公做了五年零三個月臺灣省政府主席調總統府參軍長後，我仍然在省府任顧問之職，後來他調任國家安全會議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再調經濟建設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以迄在任上逝世，其間二十餘年，雖然我沒有在他面前工作，但是來在與聽訓的機會從未間斷。

最近幾年來，我因為兼任國民大會外交委員會召集人之故，事務較繁，前此每週四聚會請訓的機會較少，但每年農曆十月廿八日他的華誕之慶，以及每年農曆除夕我必定到他府上恭賀。尤其是除夕夜到他府上陪他守歲的情景，使我永遠懷念，自從民國四十四年我進國防會議之時起，到七十四年為止，其間三十年，除了一年我在國外，其餘廿九個除夕夜我從未間斷過，雖然在這三十年中變化甚大，那些周府的來賓依政治溫度的升沉而不斷在變化，比如周至公在省主席任內時，該夜來賓特多，迄午夜三時猶絡繹不斷，其

後即逐漸減少。

最近五年來，除夕夜到他府上的來賓僅有五人，不到午夜都相繼離去，這五人中最後離去的一人，多半是我，在這位偉大的將軍面前，我對他的崇敬，從未因其職務的升沉而有絲毫的減褪；他的光耀在我眼前永遠是閃爍的。記得民國七十四年他八十七歲的生日，在他的府上，其中三位客人與他共攝一照，除我以外，就是彭孟緝將軍與董文崎先生，想不到這張照片就是他與我們相處最後的一次了，七十五年九月四日我再到他府上靈前祭拜時，他曾經常常坐着看電視的那張椅子（與我們共同照相時坐的椅子）依然靜靜地放在原地，祇是椅上空空，他的音容已杳。追念往昔，不僅國家失去一位偉大的軍人，一位最具慧眼與雄才大略的偉大的中國國民黨黨員，一位國家重臣，我也失去了一位最使我崇敬的長官，撫今思昔，在萬千回憶中祇能追憶，再也聽不到他的聲音，看不到他的笑容，面對靈堂中他的遺像，再看那空空的坐椅，我不禁一陣悽楚，嗚咽在喉，流下滾滾懷念之淚。（全文完）

大專 最新應用文

邵 健 行 著
定價壹佰伍拾元

二十四開 本穿線平裝
郵撥00140414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為邵健行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應用文的涵義、特質、種類、書信種類、結構、術語及書信的信箋和信封的寫法。便條。明信片。柬帖。公文。電報。會議文書。規章。契約。慶弔文。對聯、題辭。啓事。廣告……等及待人治事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應用文範例。王成聖教授作序。定價壹佰伍拾元。適合大專教材及一般閱讀之用。中外雜誌長期訂戶八折優待祇收壹佰貳拾元。